

自然保护区探秘



唐锡阳 著

自然保护与探胜

唐锡阳 著

自然保护区探胜

唐锡阳 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2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北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9.5印张 220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1990年10月第2版 1990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5.90元

I S B N 7-80005-133-1/N.002



这本书1987年出版以后，荣获首届全国地理科普读物优秀奖，并列入了向全国青少年的推荐书目。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为了推动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获得这本好书，特为这本书的再版提供了资助。谨此致谢。

When thi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87, it won a prize for excellence at the first national appraisal of popular-science reading materials in geography and was listed as a book recommended for young readers. In order to make the book available to more readers and help promote nature conservation in China, the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provided financial aid for a second edition. I sh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the organization.

目 录

序言·····董智勇	4
自然保护区探胜	
珍珍，你好！·····	6
又有五只朱鹮起飞了·····	24
神农采药神农架·····	42
西双版纳访野象·····	50
鄱湖白鹤知多少·····	64
探索银杉之路·····	80
天鹅之歌·····	90
朝觐黔金丝猴·····	100
坡鹿在呼唤·····	114
舒展长白画卷·····	124
从“深闺少女”到“世界皇后”·····	136
海龟登陆的季节·····	148
红树林——特异的森林·····	155
乌岛新闻·····	159
沙地上的奇迹·····	168
扬子鳄绝处逢生·····	178

北回归线上的绿色宝库·····	188
深圳有一个自然保护区·····	199
武夷山开科学花·····	205
草海对我说·····	215
扎龙的鹤和世界的鹤·····	228
夜窥牛羚·····	239
长臂猿和孔雀雉·····	248
寄念珍珍·····	257

寻求最美好的地方

——全国自然保护区综述·····	269
------------------	-----

赤诚的歌

——蒙古文版序言

·····策·旺吉乐〔蒙古族〕	291
-----------------	-----

这本书及其作者

·····〔美〕玛霞·马尔柯斯	294
-----------------	-----

附录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名录

序 言

中国地大物博，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这是世界公认的，也是我们引为自豪的。特别是近年来相继建立的 300 多个自然保护区，更是引人入胜。这些保护区代表着多种多样的、原始的、完好的生态系统，保存着世界珍贵、稀少和中国特有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遗产，体现了自然界的真、善、美。特别是当前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受的压力和遭到的破坏日益严重的时候，自然保护区更是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她是人类梦寐过去的摇篮，也是人类追求未来的一种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求翠绿的环境，而不是充满噪声、污染、拥挤的灰色建筑群，更不是沦为干涸、沉寂和死亡的沙漠。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正处于飞跃发展的时期，最近三年就新建了 180 个，相当于 30 年来建设总数的一半。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不免带有幼稚和粗糙的方面，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系列问题，有待于摸索、探讨和完善。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期望在这方面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为了把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吸引到自然保护事业中来，普及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是十分重要的。本书作者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宣传教育委员，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和科

普作家。他发扬“深入虎穴”的精神，精心采集第一手资料和科学信息，在新闻与科普的结合上闯出了自己的风格，所以他的文章既有科学内容，又有时代特色，还有旅游情趣。更可贵的，他不只是客观地描述，而是自命为自然保护事业中的一员，上下奔走，大声疾呼，传递信息，发表见解，热情歌颂保护自然中的好人好事，无情揭露破坏自然中的愚昧行为，认真传播自然保护工作中的新鲜经验，所以他的文章鼓舞着读者，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图文相映，情趣盎然，这本书就象大自然那样，是如此辽阔、丰富、美丽和有趣。为此愿向广大青年和大自然爱好者推荐，它是热爱自然、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好向导；也向自然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推荐，这是一本有益开拓工作的形象教科书。



董智勇

林业部副部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

珍珍，你好！

竹舍蜀山深，友结五洲人。

史龄超盘古，保护待天功。

大熊猫的头上，戴着四顶桂冠：珍贵、稀有、活化石、中国特产。所以，从1869年在四川宝兴获得第一个大熊猫标本算起，“熊猫热”已经风靡世界一个多世纪，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因此，正当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筹建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便急不可待地来到了这个大熊猫的故乡。

登上五一棚

早晨八点，和我一道从成都出发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南充师范学院副教授胡锦涛，他是国内研究大熊猫的专家，也是中国一世界野生生物基金联合委员会大熊猫研究中心的中国专家组副组长（后来任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另一位是来自安徽的作家刘先平，不言而喻，他和我怀着相同的兴趣、愿望和目的。

我们乘一辆绘着大熊猫标志的绿色越野车，飞快地穿过灌县和汶川，进入深谷河边的公路。山峭如壁，水碧如蓝。老胡说：“大熊猫的栖息地，都是风景优美的地方。”他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大熊猫的生活离不开三个条件：一是高山深谷，二是

茂密竹林，三是清澈流水。而这些正是构成优美风景的重要因素。看到沿途的景象，我感觉快到大熊猫的故乡了。果然，在一个很长的隧道口上，写着“卧龙自然保护区”七个大字。

我以为这就到了，谁知汽车又驰骋了一个小时零十五分，才停到卧龙关。我们下了车，从铁索桥上跨过了跟随我们约两个小时里程的皮条河，又迂回攀登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山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到达了五一棚。

观察站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呢？首先是这一带大熊猫比较多；其次是这里海拔 2520 米，位置较高，不用耽心泥石流；再是这里有水源，往下踏步五十一个台阶，就是泉眼，这就是“五一棚”名字的由来。五一棚包括一个木板棚和六个帐篷，中外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就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这里。就是这么一个不足一百平方米，不到跟前看不见的地方，现在已闻名世界，中外许多报刊开始报道这里的生活和科研活动，大熊猫珍珍产仔的喜讯就是从这里传到世界各地的。

第一天考察

天刚亮，我们就起床。吃过饭，整好登山行装，老胡背着干粮、照相机和考察用具，领着我们出发了。今天的任务是越过深达百米沟谷，再爬到海拔 3100 米的中杠，沿途做四个冷箭竹的



样方，并跟踪大熊猫的活动。

出门就是原始森林的景象。高大的云杉、冷杉、红桦，像一根根擎天大柱，威武挺立；低矮的攀援植物和茂密的竹丛，填充着森林里的空间；五颜六色的苔藓和地衣，更将密林点缀得幽静而森严。初冬的落叶和松针，在我们脚下铺上一层厚厚的地毯。首先迎接我们的，是红腹角雉的扑地而起、画眉的隔坡歌唱和长尾蓝鹊的低空掠过。我们——这些在城市里生活了约半个世纪的人——终于回到大自然来了，心情是特别异样的。

路，很难行走，只有靠手攀竹枝，脚踩树根，才能一步一步爬上悬崖陡坡，再加上海拔高，气压低，更是气喘吁吁。在过坑跳涧的时候，往往是躺倒在地上的百年老树，给了我们一条又平又直的“康庄大道”。老胡告诉我，这样的道路在观察站周围有七条，全长将近一百公里。这不是打猎的、采药的、放牧的道路，全部是我们在四年多中踩出来的观察路线。身上又冷又热的汗水使我体会到，这就是科学家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他们所开辟的正是这样一条既艰苦而又光荣的道路。

跨过牛刀偏沟，刚上中杠，我们看着老胡做了第一个竹子样方。科学家的工作，往往是把很简单的事情做得非常复杂。如果我们问：“竹子能活多久？”老乡的回答是：“约莫十来年。”而科学家的回答是：在一株刚刚出土的竹笋上挂上一条编好号的红色塑料带，每隔一个月观察一次，做一次记录。从不间断，一直到竹子衰死。不能说老乡的回答是错误的，但应当说科学家的回答是无可辩驳的。那么，要了解大面积的竹类和大熊猫的关系又怎么办呢？就像老胡现在所做的。把一平方米的竹子全部剪下来，按当年生、二年生、多年生、死竹等分开，测量其高度、茎粗、重

量、数量，详细列在表上，并记上种类、气候和地点。从一平方米的竹子里，共记录了 23 个数据。这样，就如同解剖了机体上的一个细胞，如果从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地区取得成千上万个数据，就可以科学地回答许多重大问题。老胡说：“没有脚步，没有数据，说话就没谱。”这句很平常的话，却深刻地表达了一个科学家的气质。老胡正是以这种精神，踏遍了四川西部的高山深谷，风餐露宿，和大熊猫日夜相处了十多年，妻子和女儿都埋怨他快变成“野人”了。正是在这种琐碎的、平凡的、艰苦的、长期的科学实践中，他才有可能在帐篷里、在油灯下、在膝盖上，写出了两部有关大熊猫的专著和十几篇论文，成为中外知名的大熊猫专家。

在做完第二个样方的路上，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大熊猫的粪便，像四个大萝卜一样，而且很新鲜。老胡告诉我们：“这不是今天拉的，便是昨天拉的。”这个信息立即使我和老刘振奋起来，也许我们非常幸运，今天就能看到大熊猫！老胡小心翼翼地拣起粪便，量过尺寸，称了重量，做好记录，然后用塑料袋包装起来，放进背包里。老刘说：“你可别和干粮放混了。”我和老胡都笑起来。老胡说：“你别看不起这粪便，它能告诉我们许多的问题。譬如，大熊猫爱吃什么竹子，爱吃哪个部位，吸收了多少营养，有没有肠道寄生虫等等。北京大学潘文石老师最近还提出一个设想，通过未消化的竹节的长度，可以测定这只大熊猫齿间的距离。将采集的许多粪便逐一分析测定，就能知道这一地区有多少大熊猫个体了。这是普查大熊猫的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再说，我们把这些粪便包装起来，还要定期送到北京去做生化试验。……”

我们一边谈着，一边搜索前进。在海拔 2730 米、2810 米、2830 米等处，又相继发现了这只大熊猫的粪便，我们更加兴奋起

来。大熊猫是一种和人类同“寿”的动物，在世界舞台上已经生活了约 300 万年。人类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已在不可阻挡地开拓世界，而大熊猫却退居在这几块小小的土地上。它们不会捕食，不善奔跑，不善御敌，不善繁殖；它们得以残存下来的主要能耐就是隐蔽，而高山、深谷、密林、竹丛就是它们隐蔽的条件。人们要想在熊猫馆里看到它，只需要花一点钱买张门票就可以了，但要想在野外看到它，那就是难以想像的事了。自从法国大卫神甫第一次报道了大熊猫这种动物以来，吸引着国外多少个狩猎家、动物学家、旅行家、冒险家，不惜千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多么希望能捉到一只大熊猫，捉不到，能射猎一只也行；射不到，能看上一眼也好。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人除了从中国猎人手里买到几个大熊猫标本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直到 1916 年，一个英国人宣布他是“第一个看见活的大熊猫的白种人”，其实他也只是“看见一百米以外的树上，有一个大白球样的动物，但一闪而逸。”别人花了四十多年都看不到的珍稀动物，我们在一天之内就能看到吗？我是多么地不敢相信，又是多么地渴望着。

我们低头搜索竹丛，抬头凝望树杈。这时候又发现了羚牛的蹄印，这是一种大型的相当凶猛的动物，好像也是从我们此刻所走的路线刚刚过去似的。老刘耽心起来：“我可不想见到羚牛，这家伙太凶了。”但我们还是满怀希望地往前走，甚至还议论着：希望大熊猫正在树上休息，这样我们可以看个够，还可以拍几张照片；不希望是狭路相逢，那样它怕我们，我们也怕它。

一直搜索到海拔 3100 米，已经超过了峨眉山金顶的高度。大熊猫的踪迹消失了，第四个样方也做完了，我和老刘也爬得苦不堪言，三人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回走。原以为下山比上山要省劲一点，但因为体力消耗得差不多了，腿肚子发直，我们有点像喝醉了酒似的，一步一步往下迈。老胡到底是个久经锻炼的生态

学家，若无其事地走在前面。我们真想坐下来，小歇一会儿，老胡有时也回过头来，看着我们掉在后面那疲劳的样子，但怎么也不停下来。这不是他狠心，而是怕天黑以后，五一棚的同志们不放心，会打着火把来找我们的。

篝火旁和夏勒博士的谈话

木棚分两部分：一半是厨房；另一半燃着一堆篝火，是公共食堂，也是会议厅，也是大家娱乐的场所。早出晚归，只有这个时候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边吃着热饭热菜，一边说着话。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世界野生生物基金联合委员会请来的美国纽约动物学会著名的野外生态专家夏勒博士和他的夫人。

夏勒和老胡一样，是个实干家，不像他妻子那样爱说爱笑。饭后休息的时候，我告诉他，今天我们看到了大熊猫的粪便，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大熊猫。他说：“我到这里，是两个月后才第一次看到大熊猫。不是在动物园，而是在野外，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

我赶紧说：“我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从北京和安徽来到这里。”我这样说的目的是希望他和老胡理解我们的心情，为我们能看到大熊猫创造条件。看来，我们的诚意感动了他们，夏勒建议明天由老胡带我们利用无线电收报机定位，跟踪大熊猫。

话题这样开始，就比较轻松了。我们的交谈逐渐广泛起来，从大熊猫的现状谈到前景，从保护谈到科学研究，从墨西哥的大熊猫谈到美国的大熊猫。最后话题扯到大熊猫戴无线电颈圈上，我问：“这对研究大熊猫生态有哪些作用？”

夏勒说，这颈圈本身是根天线，上面带着一个发报机，一个指甲大小的电池可以工作一年半到两年。它发出的讯号可以告诉我们，这只大熊猫在附近什么方向，同时从讯号脉冲频率中可以辨

别出大熊猫是在活动还是在休息。

这讯号虽然简单，但在长期的监测过程中，通过记录、统计、分析，就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第一，每次通过三个以上定位点测听以后，就可以准确地知道大熊猫在什么地方，并知道它是否在活动。用这种方法我们摸清了大熊猫的活动规律，知道了它一般是单独活动，不固定栖息在一个地方，但活动范围很小，经常是不分昼夜不停地取食、游荡和短时间的休息。第二，在不同季节，从传来讯号的脉冲频率的异常变化中，可以了解到大熊猫的发情、交配、繁殖等情况。第三，现在只给珍珍、龙龙、宁宁戴了颈圈，如果能给更多一些大熊猫戴上颈圈，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大熊猫的种群结构了。

我问：“能举个具体例子吗？”

夏勒就谈起了珍珍的情况。四月中旬，从无线电监测中发现珍珍活动频率加快，显出一种焦躁不安的状况，估计它进入了发情的阶段，并在它的附近听到了另一只大熊猫的叫声。这样我们就开始了日夜不停的现场观察，果然发现了一只雄性大熊猫出现在珍珍的身边；同时听到了它们之间的叫声、吼声、呼喊声、呵斥声、呻吟声，它们已经谈上恋爱了。不多久，又来了另一只较小的雄性大熊猫，于是两只雄兽之间便发生了争偶的吵闹，但没有发生斗殴，只是互相吼叫，吓唬对方。这只小的几次被撵走又跑了回来，最后感到没有希望，终于走了。于是这对大熊猫发生了第一次交配。夏勒等了整整一天，一直盯着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遗憾的是竹丛太密，没有机会按动摄影机的快门。只有一次，它们俩滚到路边来了，夏勒就躲在一棵大树旁，在不到两米的距离内拍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它们像牛郎织女一样，一年只有一度相逢，在两个多小时内交配了48次。一直到珍珍不耐烦了，为了摆脱这没完没了的纠缠，便爬上了一棵大树。这只雄性

大熊猫才快快离去。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

联系到大熊猫的饲养繁殖，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动物园的雄性个体不爱发情，或者与雌性发情不同步，据我所知，全国动物园有自然配种能力的雄性大熊猫没有几只，在野外也是这种情况吗？”

夏勒刚回答了两句，就噗哧笑起来，他的妻子更是笑得把头埋在他的肩上，翻译也红着脸，只是笑，就是不翻译。我们莫名其妙，再三问他说的什么？翻译才说：“夏勒博士说，大熊猫的性欲比他强多了。”这句话又惹起了满棚的笑声。虽然是开玩笑，但夏勒是确有根据的。因为珍珍和她的情侣交配的时候，他一直在现场观察，并记录了它们交配的次数。等大家笑完了，夏勒博士才补充说：“动物园的雄性大熊猫不爱发情，可能和饲养管理及生活环境有关系。我们进行野外生态考察，可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访珍珍的家

夜里睡得很不安宁，因为帐篷上老是嘀嘀嗒嗒响着，好像是下雨，但又没有雨点那么稠密。我担心下雨了，会影响追踪大熊猫的计划。

天亮了，老胡告诉我，不是下雨，而是雾大，凝结成水滴，从树上落下来，就好像下雨一样。不过他告诉我们，今天要追踪大熊猫有困难，因为露水这么重，从大熊猫的通道里钻进钻出，人非变成落汤鸡不可。他看到我们有点失望的表情，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去看看珍珍，如果它在别处活动，我们就可以去看看它的窝。”

今天是沿着方向相反的路线登山。珍珍、龙龙和宁宁是近邻，就生活在这条山脊的两旁。所以定位的人每天至少要爬一次这条

山路。在珍珍发情、交配、产仔的季节，他们索性搭了一个高山观察棚，进行昼夜每15分钟一次的监测。沿途我们察看了珍珍被捕捉的笼子和它们交配时抓搔树皮的痕迹。

路上老胡谈起了他们去探视珍珍小仔的惊险故事。珍珍产了小仔，他们多么高兴，多么想去看看。是产了一只还是两只？是雄的还是雌的？但作为一条纪律，谁也不准去。因为他们知道猫科动物有个习性，如果育幼期间被惊动，它们就会把小仔叼走甚至弄死。大熊猫虽不属猫科，但也可能有类似习性。所以，一直等到珍珍产仔后的六十天，老胡和夏勒才决定了一次探视的行动计划。在无线电定位引导下，他们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就遇到了珍珍。过去珍珍对他们是友好的，但这次出于护幼的母性，一反常态，大吼一声，就猛扑过来。老胡吓得转身就跑，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离窝更近了，所以珍珍追得更凶。老胡毕竟有经验，知道大熊猫身体笨重，上坡比下坡费劲，所以转着弯往坡上跑，这才拉开了距离。珍珍看老胡离窝远了，才停止追逐。这时候走在后面的夏勒，吓得爬上了树，虽然他装备了全套的摄影机，却忘了拍下这惊险的镜头。但他们这次收获还是有的：听到了从窝里传来小仔的叫声。

从此他们再也没有来打扰过珍珍了。今天我们路过这里的时候，老胡还心有余悸，低声地催促我们加快脚步，千万别遇上珍珍。来到海拔 2950 米，标位“4 X”的地方，高山帐篷就设立在这里。老胡从帐篷里取出了收报机和手持定位天线，第一个监听宁宁。老胡说：“这家伙懒，在休息。”他把收报机的讯号放大，让我们听，频率慢于人的脉搏。再收听龙龙的讯号，频率就比较快了，说明龙龙正在游荡或者吃竹子。最后才监听珍珍，老胡遗憾地说：“珍珍不欢迎你们，它正在窝里呢。”老胡手持天线的方向，正是珍珍的栖息地。我们虽然失望，但也无可奈何。